

學習文選

第四十輯



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編印

1951.3.29.

目錄

『實踐論』開闢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	『人民日報』社論(一)
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	伏爾科夫(八)
『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 達(四)
毛澤東同志發展了真理論.....	艾思奇(七)
由『實踐論』說到經濟工作.....	王學文(四七)
蘇聯對斯大林新著作的研究.....	(五)
什麼是愛國主義，為什麼要愛祖國.....	陳克寒(六九)
怎樣認識我們偉大的祖國.....	顧 穆(八三)
愛祖國的歷史.....	金燦然(二六)
關於愛國主義的幾個問題.....	君 麟(二三)

『實踐論』開闢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

『人民日報』社論

近兩年來，隨着人民大革命的勝利，全國學術界已經開始自己的革命。這個學術界革命開端的特點，就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從根底和極大規模地破壞了歷史的唯心論和歷史的神祕主義。勞動創造人類歷史的觀點，已經被極廣大的知識分子所接受，並成為廣大的知識分子進行自覺改造的思想基礎。

但這只是我們學術革命的開端。這個學術革命必須繼續深入地前進，以求獲得更大的結果。這就是要把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與方法具體地應用於各種學術的部門，認真地從事各種有系統的、而不是以枝節舉例為滿足的批判的和研究的工作。

中國學術界在歷史上有過極其光榮的貢獻。我們也有很豐富的唯物論的歷史傳統。幾十年來，中國進步的學術界做了許多有利於人民事業的工作。但是，有一種事實也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這就是：我們近代學術界工作的真正成就，還是很少很少。

的。毛澤東同志極其光輝地執行了中國革命所需要的各種根本理論工作的任務，他的理論工作總是站在實踐的前面，因而領導了革命實踐的前進。但是，就我們學術界本身來說，却還不善於學習毛澤東同志進行理論工作的方法，我們學術界的工作大大地落後於人民的需要，理論落後於實際。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報告曾經指出，我們必須努力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以克服理論戰線的落後。現在的問題仍然同樣：要克服我們在學術方面工作的落後，而使我們的學術工作提高到完全適合於人民新中國的建設的需要，提高到更高的水平，這就必須大力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但毛澤東同志的所謂『宣傳』，並不是指那種口頭的空嚷，而是指那種必須按照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理論和方法，從事埋頭刻苦的工作。

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這就是說，必須對着那種從封建社會沿襲下來的神祕主義和煩瑣主義的經院學派，對着近代中國那些或是土生的、或是從西方反動資產階級那裏販運來的各種唯心論和神祕主義的反動思潮，繼續進行革命的批判的戰鬥。

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這就是說，必須用唯物論和辯證法來建立我們真正的歷史科學，來發展我們的自然科學。

當然，這一切工作，絕不是用口號或標語所能解決的，也不是用一些貧困的知識去硬套若干抽象的公式所能解決的。這裏只能依靠認真的搜集大量材料和認真的研

究。

恩格斯是說得非常精確的：『卽令是唯物的觀點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的發展，也是一種需要數年靜心研究的科學事業。因爲很明顯的，在這裏，徒托空言是無益的。只有多數經過批判的選擇與全部精細研究過的歷史材料，才能解決這樣一個課題。』（恩格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正凡我們宣傳唯物論的偉大旗幟，它給我們指出了如何按照唯物論的道路去從事學術革命的工作。

不用諱言：我們進步的學術界在長時期中以成就很少，就自己方面來說，最重到的原因，乃是在於把『唯物論』徒托空言。對於一個問題精細研究過材料，或者對於很多材料加以批判的選擇，這樣工作過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時常出現這樣的情況：若干簡單的材料在很多人中間長期抄襲來抄襲去，以致連抄者都還弄不清楚它的出處。毛澤東同志說：『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與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與論理來。』但我們的許多學術工作者實際上着輕了、以至否定了感覺的材料，更不用說有什麼『十分豐富』的感覺的材料，因此，他們的『學術工作』也就變成了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樣的所謂『學術工作』，結果當然只能是可悲的。

這樣的所謂『學術工作者』既然把『唯物論』徒托空言，所以很多人極力逃避對

於現代問題和當前問題的研究。他們只喜歡集中談論古代而不喜歡研究近代，或者只喜歡集中談論外國的故事而不喜歡研究切近的事物。這些乃是因為古代的事情或外國的故事，究竟離我們很遠，就可以便利於彼此長期空論不休，並不需要急求認真的解決。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間關於『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著作中，對於我們社會歷史學術界方面的狀況，曾經這樣指出：『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毛澤東同志說這些話時，離現在已經將近十年，但是應該承認：我們整個學術界的成績還是很低微的。

是的，在我們的學術界中，也有些人從事搜集過某些問題的材料，而且是一些很可寶貴的材料。但是，這些人結果還只是為材料而材料，這些人把自己工作停在半路上，而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他們『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但它們僅是片面的與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毛澤東同志說：『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瞭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瞭解它的規律性，瞭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沒有把感覺的材料提高到論理的認識，這就是說，沒有

認真地從事研究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要有真正好的成績，乃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法文譯本序言裏寫過以下有名的話：『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這是極端正確的。事實上，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所指出的認識運動的全部過程，正是告訴了我們：在科學的路上必然會有怎樣的勞苦和險阻，而我們應該怎樣不惜勞苦地去克服必然遇到的險阻。在搜集十分豐富和合於實際的感覺材料的時候，這當然是要遇到許多險阻，並經歷一番極大的勞苦；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的時候，這當然又是要遇到許多險阻，並經歷一番更大的勞苦。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這個著作中常常提到失敗的可能性和錯誤的可能性，而指出我們應該怎樣去變失敗為勝利和變錯誤為正確，這個啓發是極端重要的。

毛澤東同志寫道：

『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份地改變思

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份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份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爲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

當然，學術工作的實踐也是同樣的。但我們學術界許多工作者，總只期望自己一旦筆到功成，或者『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而一遇挫折，便喪失了自己的毅力。把事情看得這樣容易，就當然不會真正懂得什麼是學術的實踐，就不會在任何學術上『實現了預想的目的』，不會『得到預想的結果』。

毛澤東同志『實踐論』的重新發表，應該引起我們學術革命的展開。在我們的學術界各方面，各部門，應該認真地討論『實踐論』，而把自己工作的檢討和這個討論聯繫起來，採取有秩序的恰當的態度，而不只採取粗暴的態度，從而改進自己的工作。

我們的革命經驗和歷史遺產都是極端豐富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革命的勝利和新國家建設的需要則給我們各方面的學術界開闢了極其廣大的『英雄用武之地』。我們已經存在的學術研究工作，現在需要更多和更深入的工作；我們還沒有開墾的學術研究工作當然很多很多，現在則需要大力從事開墾。恩格斯曾經有封信批

評當時德國青年很少有人用唯物論作嚮導去認真地進行研究工作，而指出研究的領域是無限地大，『誰只要肯認真地去做，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夠出人頭地。』（『給史密特的信』）恩格斯的這個意見在我們這裏也是完全合適的。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這個唯物論的偉大旗幟，將使中國學術革命的工作開闢了新的歷史的一頁。只要我們真正能夠領略『實踐論』的深刻思想，並認真地把它轉化為學術的實踐，那末，中國學術界將出現偉大的成果，那是完全可以預卜的。

（二月十六日）

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

伏爾科夫

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是在一九三七年寫的。作者的目的是用馬列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學說來武裝中國共產黨的幹部，以便在思想上擊敗教條主義者與經驗主義者。這兩類人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中國革命事業受到極大的損失，教條主義者否認馬、恩、列、斯關於「馬克思主義不只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的學說；經驗主義者不瞭解革命理論的組織、動員及變革的作用，兩者都同樣地歪曲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忽視了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決定性意義，也忽視了列寧的反映論以及列寧、斯大林關於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命題。

毛澤東這篇著作即關於變革的革命實踐以及它與革命理論統一的作用的著作說明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這篇著作中滲透着黨性和對唯心主義與主觀主義以及庸俗經驗主義的不可調和性。它的目的在於教育幹部來進行中國革命，它是在這個鬥爭正進行的過程中寫的，因此，它是理論與實踐之統一這一命題的活生生的體現。這篇著作具有一種簡單、明瞭而生動的風格，各國共產黨及工人黨的積極黨員讀到

它時無疑地將得到裨益，而且它無疑地是這些政黨在反對唯心主義者及經驗主義者歪曲馬列主義哲學及認識論的鬥爭中的重要資產。

★

★

★

毛澤東首先分析生產活動的作用，認為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為目的之生產活動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及科學知識的基礎，他說：『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在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以外去考察認識的過程，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與人間的其他一切關係（政治的及文化的）——包括階級社會中的階級關係在內——也要『經過生產活動』來認識。同時，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毛澤東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它的階級性；二、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毛澤東於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性，以及它的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之後，毛澤東並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在馬克思主義以前『客觀主義』統治的時期，『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祇能限於片面的瞭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因此，祇是到了具有高度生產力的近代大工業

及近代無產階級興起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出現才成爲可能，『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瞭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

根據斯大林這個著名的命題，毛澤東說：人們的社會實踐是理論的基礎，而理論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從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命題——社會實踐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毛澤東得出結論說：如果人們要想在實際工作中不致失敗，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他們『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爲了強調實踐在馬克思主義認識中的無上重要性及作用，作者引證列寧的『哲學筆記』中的話：『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爲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

毛澤東隨即解釋馬列主義的反映論。人們對自然界及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也是隨着人們生產活動之逐步發展而趨於完善的，就是：『從簡單到複雜，從片面到全面』。在感性階段（感覺，印象）時，人們在實踐過程中祇反映了現象、事物及客觀的若干片面。由於數量累積以及感覺和印象『多次反覆』的結果，認識發生了辯證性的突變，產生了性質上與感覺不同的概念。概念意味着已抓住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這樣就到了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高級階段，作者稱之爲理性或論理階段。這裏，他根據的是列寧的命題：從具體上升到抽象的思維——如果正確的話——不是離開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

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列寧）毛澤東說：感覺可以解決現象問題，可是，本質問題祇有理論才能解決。「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

毛澤東舉出一些例子，說明實踐在人類認識過程中的決定意義。他說：「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在資本主義還未出現時，不可能在封建社會中就認識資本主義的性質。因此，作者嘲笑那些自命「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牛皮「秀才」。

作者強調：必須親身參加實際鬥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同時，作者也指出：間接經驗也是存在的，因為沒有人能夠經驗一切事物。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與外域的知識。」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為直接經驗。作者結語稱：「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十分正確的。

毛澤東以列寧斯大林式的不可調和性，尖銳地抨擊唯心的唯理論者。他們硬說理性認識的來源不是感性認識，他們否認客觀經驗並斷言祇有理性是靠得住的。他說：「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

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

同時，也有一些沉溺在『庸俗的事務主義』之中的人，他們輕視理論，因此『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他們的見解也同樣是極不正確而且有害的；他們『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這些經驗主義者不瞭解：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及其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作者帶着諷刺的語調結語稱：『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馬克思主義承認理論的能動作用，因為，正如列寧指出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

雖然唯理論與經驗論在表面上似乎有很大的分別，但在本質上它們是相同的——兩者都不能瞭解認識的歷史性與辯證性。這兩種思潮都是很錯誤的。停止在理性認識上也是不對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在於利用這種對於客觀規律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毛澤東說：『還需要更進一步，就是：『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住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認識的辯證過程，在這過程中，實踐是認識之發展的無盡循環中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同時，接着又是第一個）環節，而同時，『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

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爲了證實這些推論，作者引證列寧的話：『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以斯大林的話：『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離開革命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

毛澤東問道：這樣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嗎？接着他作了唯一正確的辯證回答：『是的，完成了，又沒有完成。』某一工程計劃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證實……等，都是具體實現了一個目的，『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社會實踐中的不斷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正如人們對相對真理之認識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一樣，是沒有窮盡的。因此，正如列寧指出：無數的相對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真理。

毛澤東斷言：『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毛澤東堅決地揭露了不可知論及僧侶主義想混入科學及認識論的一切企圖。

在結論中，作者對人民社會工作（實踐）中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需要與重要性提供了一個哲學上的根據。他說：因爲任何過程『由於內部的矛盾與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與發展』，所以，真正的革命領袖不但應該改正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中的錯誤，而且應該在提出任務時，極力不使自己落後於急速發展的局勢。（轉載『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中文版第七十四期）

『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達

一 『實踐論』——無產階級實踐的哲學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是馬列主義實踐理論的發展，是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它是中國革命行動的理論，是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科學總結。

『實踐論』特別指出辯證唯物論兩個最顯著的特徵，即階級性與實踐性，表明了辯證唯物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它首先說明實踐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礎，為認識主體的人是屬於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的人，是屬於特定社會的特定階級的人，而人的實踐，也是社會的，主要的基本的實踐是生產和階級鬥爭。人類對於自然和社會的認識（知識），對於階級社會的規律性的認識，都是在生產和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得到的。毛澤東同志在另一個地方這樣指出過：『甚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

括在裏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所以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精神，貫串於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鬥爭的領域，因而，關於經濟政治及文化領域的知識，「無一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人類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知識的歷史，適應於社會實踐發展的歷史，「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是在近代大工業發達而無產階級展開階級鬥爭的時代才形成的。正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在無產階級鬥爭中鍛鍊起來的，所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它的真理性，首先由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證明了。

列寧說過：「認識是面向着真正存在的東西，這東西是對主觀的意見獨立地現存着的現實性。人類的意志以及他的實踐之所以不能達到目的，是因為它把認識和自己分開，把外的現實性不當作真正存在的東西來看待。認識和實踐的合一是一是必要的。」毛主席的「實踐論」，正是發展了列寧的這一論點，在「實踐論」中首先指出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覆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從毛澤東同志這樣的結論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人們的認識，是從實踐發生而又復歸於實踐，認識必定不能離開實踐，實踐又必然地滲透於認識當中。

無產階級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是和無產階級分不開的。馬克思說得好：「哲學